

走／近／古／典／丛／书

# 自在飞花轻似梦

唐诗的情思意趣及其魅力

◎ 于东新／主编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走／近／古／典／丛／书

# 自在飞花轻似梦

唐诗的情思意趣及其魅力

◎ 于东新 / 主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韩 宁

Tel: 0312-5921819

E-mail: hanning1974@126.com

版式设计：赵 谦

责任印制：闻 利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在飞花轻似梦：唐诗的情思意趣及其魅力 / 于东新  
主编. —保定：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8.7

ISBN 978-7-81097-301-4

I. 自… II. 于… III. 唐诗—文学欣赏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5432 号

出版：河北大学出版社

地址：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：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
规格：1/16(710mm×1000mm)

印张：14.75

字数：160 千字

版次：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8 年 7 月第 1 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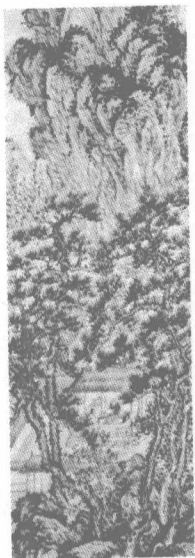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：ISBN 978-7-81097-301-4/I·218

定价：26.00 元



## 目 录

- 沧海一粟的爱情——崔颢的《长干行》 1
- 人生近似逢花雨——李商隐的《燕台诗》 11
- 一生残梦犹未醒——元稹的《离思》 21
- 花自飘零水自流——唐诗中的宫词 29
- 古来才命两相妨——李商隐的《登乐游园》 39
- 至情至爱，慈父情肠——李商隐的《骄儿诗》 47
- 心灵田园——孟浩然的《归园田居》 57
- 老去难逢旧饮徒——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 65
- 他的多情与无情——刘禹锡的怀古诗 73
- 英雄失意寄悲情——杜牧的《题乌江亭》与《赤壁》 83
- 用赤子的心去倾听——孟浩然的《春晓》 91
- 关于爱，关于那些女子——王维的《息夫人》 97
- 那一刻，灵魂获得安眠——王维的《终南别业》 107
- 天上那抹凄惨的虹——杜牧的宫女诗 113
- 盛开，在彼岸——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 121



## 目 录

- 爱在咫尺天涯——李商隐的《无题》 129
- 野渡无人舟自横——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 135
- 满园春色空自愁——唐诗中的春词 143
- 凄迷伤感为哪端——李商隐的《锦瑟》 149
-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——白居易《钱塘湖春行》 157
- 历史命是一念间——杜牧的咏史诗 163
- 乱世亲情乱世哀——杜甫的《春望》、《月夜》 169
- 魂归何处——孟郊的《游子吟》 175
- 孤篇横绝，震铄古今——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 183
- 人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——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 191
- 伤心皆因是别离——王维的《阳关三叠》 197
- 贫贱夫妻百事哀——元稹的《遣悲怀》三首 205
- 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——刘方平的《春怨》 215
- 爱，曾经沧海的心情——李益的《写情》 225





如果从爱情的角度，则人生无非相见离别二事。初见也罢，离别也罢，重逢也罢，生离死别也罢，都不过长长短短的聚散而已。直到在这里度过一个人的一生，或人类的一生，这笔孽债才算清了。古往今来的情史，无不如此。江淹《别赋》云：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。”人类的集体心理，究竟是失去了才追悔莫及。失去，有一种残酷的美，与幸福遥遥相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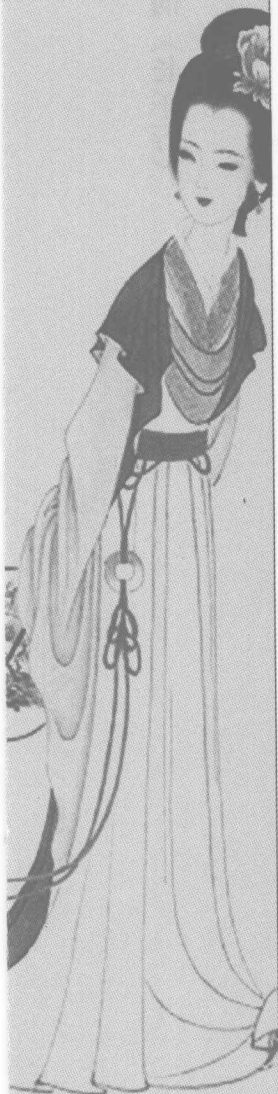
在所有关于爱恨离别的诗词里，痛苦几乎是显而易见的。而崔颢《长干行》四首看似的不经意里，俨然有大痛存焉。这是一场带着命运的相逢与相离：

君家何处住，妾住在横塘。  
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

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。  
同是长干人，生小不相识。  
北渚多风浪，莲舟渐觉稀。  
那能不相待，独自逆潮归。

三江潮水急，五湖风浪涌。  
由来花性轻，莫畏莲舟重。

題却城寺  
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  
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  
去桃花依舊笑春風



诗的前二首写江上男女的萍水相逢。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坎坷，或许是生活的寂寥，于是对人生多了几分怜悯和刻意。在偶然的一次采莲时，女子听见一个男子的声音，禁不住停船攀谈。也许是他的乡音，也许是他乡音里的漂泊感，总之有莫名的吸引。于是女子放弃矜持，主动把自己陈现在男子面前：“君家何处住，妾住在横塘。”欲知晓对方住所，却先自道其家。近人俞陛云言其“既问君家，更言妾家，情网遂凭虚而下”。当一个女子在男子面前主动展现时，她想获取的也许和爱情有关。只是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，其实纯粹得毫无遮拦。

《乐府诗集》里收录的《长干曲》，只有崔颢此作是男女对唱的情歌。于是女子多情的询问很快得到了回应。“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。同是长干人，生小不相识。”我家离横塘很近，成日里只在水上讨生活。同是长干儿女，为什么从小却不认识？这就不单是表面的回答，简直就是情愫暗生、且相见恨晚之意了。古往今来的一见钟情，都无非如此了。张生初见崔莺莺，只一句“我死了”就宣告了爱的到来。贾宝玉初见林妹妹，只一句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”，便遇到了今生的绛珠仙子。

但那许多的遇到仅仅是开始，而《长干行》的遇到却直接就奔向了结束。像两条迎面而过的船，匆匆一晃就各自离散了。留下一生的时光，眷眷的回忆。于是在第三首里，采莲女怅然归去：“北渚多风浪，莲舟渐觉稀。那能不相待，独自逆潮归。”也许北边的沙洲风浪太多，稀疏了过往的莲舟。更何况那邂逅的男子已驾船离去，冷清和落寞是当然的。带着暗暗的等待和淡淡的遗憾，独自逆流而归吧。而男子的归去亦是怅然的：“三江潮水急，五湖风浪涌。由来花性轻，莫畏莲舟重。”这江河湖海的风浪，是那般的奔涌；而内心的矛盾，又是如此的激烈。既然离



去，就不再回头，姑且自我安慰吧：这萍水相逢也许只如莲花般轻盈，我的船儿怎会有载不动的忧愁。于是，一场相见竟又一场离散了。《长干行》就此戛然而止，而幕后的怀念却难以消歇。那相遇后的人生，究竟不同以往地默默怀想。那奔涌的江水、那荡漾的莲舟以及那沧桑的容颜，无不是这场爱情的见证。如何能转回头就悄然忘怀呢。

于是，这匆匆的聚散，只能是命运的。而每一场聚散离别，又无不是命运的。因为，爱，是人类的宿命。这宿命让我们相遇，让我们离别，又让我们重逢。但是，那唯一的相遇和一千次的重逢，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。真正的差别在于是否有爱。有爱，才会相见；有爱，才会怀念；有爱，才会终其一生。这才是芸芸众生的宿命。他们也似那江上男女一般，偶然地邂逅了，然后必然地陷入爱情。爱情，仿佛不设防的城池。且看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的偶遇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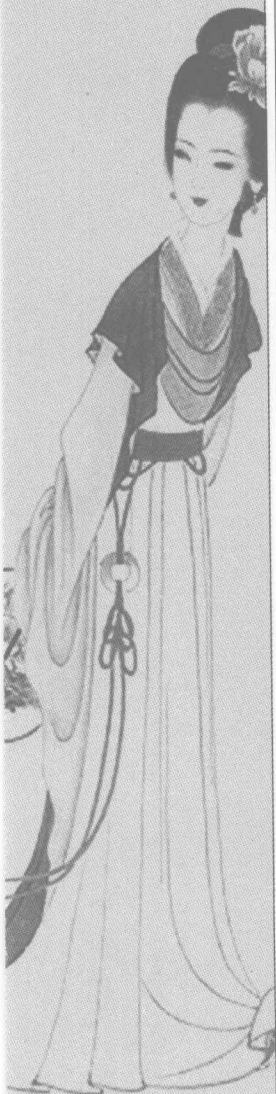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那繁华的落寞里，擦肩而过的暗香唤醒了悲伤的诗人，于是他百般思量、千般寻觅，却在不经然的回首里，发见了那幽独的美人。他们的落寞是如此相似，美人就像是他的影子，以至于他们注定要在这繁华的阑珊里彼此相遇。稼轩美丽的邂逅只有相遇，没有离别，别后的故事与《长干行》一样在他人的爱情里搬演。

因了这种宿命的相遇，那离别从一开始就爱上了相思



题却城志序  
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  
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  
去桃花依旧笑春风



病。那美妙历历如在目前，怎么回忆都是不够：“长记得、凭肩游。绡裙罗袜桃花岸，薄衫轻扇杏花楼。几番行，几番醉，几番留。”这已是别家的相遇了，而离别在回忆里遗憾着：“也谁料、春风吹已断。又谁料、朝云飞亦散。”而后回忆变成孤独。孤独也是一种病，且无药可治。它是连接双方，而又诉诸个人的落寞。那空间的阻隔，时间的流逝里，寂寞总无处消磨：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、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。”原来那世间的美景，也是爱情的专利，孤独的人是赏玩不住、消受不了的。杜丽娘春思的寂寞里，唱着同样的无奈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？”回忆爱情和渴望爱情一样，其实骨子里都是一种等待。这等待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置若罔闻，而活在回忆的虚妄里。因了这种回忆，那痴情竟是心无旁骛的：

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。虽则如云，匪我思存。缟衣綦巾，聊乐我员。

——《诗经·郑风·出其东门》

虽美女如云，却唯有那白衣绿巾的女子是倾心所在。当然，也有那如贾宝玉怜香惜玉的种，便又“记得罗裙，处处怜芳草”般爱屋及乌起来。然而，思念的愁绪是始终如一的。

那愁绪有时虚飘飘叫人没了力气，有时却又重若千钧，深不可测。“人生无物比多情，江水不深山不重。”而其深浅轻重，只有将心比心方可知晓：“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那愁绪不仅山高水深，而且充盈天地、不可断绝。它也许混迹于游子的远行里：“离愁渐远渐无



穷，迢迢不断如春水”；它也许郁积在思妇的等待里：“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。”离别就像一种渐行渐远的痛，只有起点，没有终点。当离别从空间走向时间，思念也从空间转向时间：

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

——温庭筠《更漏子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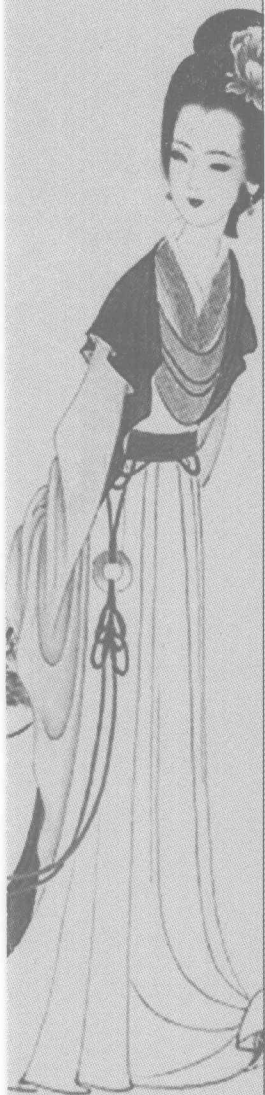
这姑且是“卧后清宵细细长”的思量，于是连李白也低吟：

相亲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入我相思门，知我相思苦，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极。

——李白《长相思》

思念，把时间变得如此漫长：“毕竟不成眠，一夜长如岁。”然而终是不够，它又去席卷每一个白日：“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”思念是不知疲倦的，在每一个不经然的懈怠里复活：“情何已。登山临水年年是。”思念也没有尽头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于是就明了了李商隐的痴绝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爱情的长度，原来以生命为界。可还有更上层楼者，那爱情地老天荒一般：“天不老，情难绝。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。”思念不仅宽广、漫长，而且像贺铸的黯然神伤，稠稠地展开不开一丝笑意：“试问闲愁都几许。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在宋代词人堆里，贺铸是不多的英雄气阔，又儿女情长的通才。连他的痴迷也比寻常人家来得更加深广、细密、绵长。于是得来个雅号——贺梅子。

题却城南庄  
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  
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  
去桃花依旧笑春风



那贺梅子的雨下着下着，就落到人的心里眼里去了。“不见去年人，泪满春衫袖。”这眼泪是想到就落下的呀，于是这世界才有了那如许的江河湖海。你看那飞絮落花时候的登楼：“便做春江都是泪，流不尽，许多愁。”再看那孤舟泊岸的远眺：“衰草斜阳无限意。谁与寄？西湖水是相思泪。”那波光里闪烁的，不是天空的颜色，而是生命的哀愁。那痴情的男子，是周邦彦的“拚今生，对花对酒，为伊泪落”。那痴情的女子，是柳永的“系我一生心，负你千行泪”。思念，在泪水中湿漉得像江南的烟雨。

而等候的人，在烟雨里，兀自清减了一身腰围、憔悴了几分容颜、枉断了寸寸柔肠。这无奈早在汉代思妇的叹息里：“相去日以远，衣带日以缓”。而南朝的民歌，亦是此般言语：“欲知相忆时，但知裙带缓几许。”也有那颓靡如冯延巳的：“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辞镜里朱颜瘦”；那萧条如李清照的：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。但直到柳永的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这才道尽了憔悴，和憔悴里的痴迷不悔。更有那憔悴是藏在心里的，兀自肝肠寸断：“腹中车轮转，君知思忆谁。”最怕断肠，却又断肠，这又是爱的悖论了。

因了这种悖论，于是最难忘的爱恋，却又最最想忘。有人因那美丽的撩人心魂而懊恼：“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何似无情。”有人因那思念的不可断绝而追悔：“早知如此绊人心，何如当初莫相识。”还有人因为年华的老去而心生痛惜：“沉恨细思，不如桃杏，犹解嫁东风。”但这些许的怅然不过是一时的发泄罢了，而相逢是更永久的渴望。南朝《子夜歌》早在离别时就殷殷怅望了：

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情。”  
“今夕已欢别，会合在何时？”  
“明灯照空局，悠然未有期。”



而张九龄《望月怀远》则是触景生情的感伤：

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  
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  
灭烛怜光满，披衣觉露滋。  
不堪盈手赠，还寝梦佳期。

月亮的仁慈在于它普照了天各一方的情人，把时空合一，把两心合一。但相思是贪婪的，那满手的月光，又怅怅地期待着重逢了。而遥夜的梦里，那重逢已然上演：“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”重逢自是有胜却人间无数的法力，这法力还包括幸福来得太突然的不自信。那沉郁的杜甫如此：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。”那凄苦的晏几道更是如此：“今宵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也许梦里的相逢太真实，以至于真实的相逢反而梦幻得叫人寤寐难分。但那待来的重逢也许是长久的厮守，也许是顷刻间就结束：“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”那千般的温婉，万般的缠绵，怎忽地就劳燕分飞。让那不堪的人们，每欲捶胸顿哭，却又无语凝噎。

但相较于永不再见的绝望而言，这暂时的分别已是莫大的仁慈。那重逢如星河般渺茫的，在人生的沧桑里，化作不可湊泊的感伤。于是李商隐的《无题》每每迷幻得云遮雾绕：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”那无望的爱情，以及人生更多的绝望早已融为一体，烟笼寒水月笼沙一般朦胧，不可开解，亦无计消除。

也有那一去即是永久，生死相隔的。那本轻轻的一回头，不小心便转过了今生，转走了重逢：

题却城角庄  
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  
 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  
 去桃花依旧笑春风

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  
 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  
 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  
 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
——苏轼《江城子》

那青冢的两头，隔着世事茫茫，隔着千里凄凉，却隔不断  
 年年的断肠。豪迈、旷达如苏轼者，尚且清泪如水了。而  
 那玩世的元稹，面对故妻的不在，亦夜长人不寐起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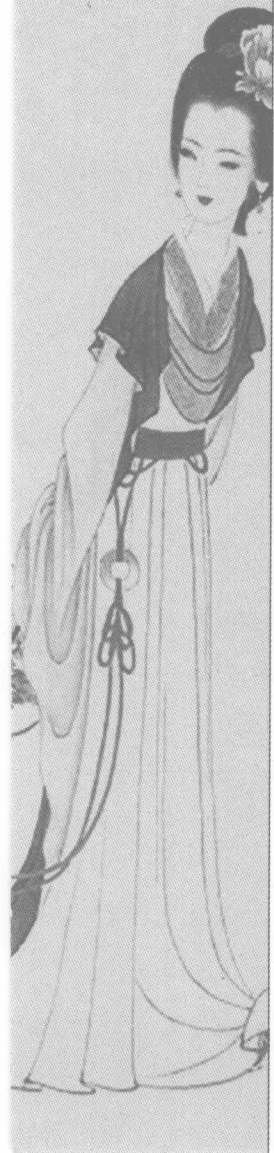
闲坐悲君亦自悲，百年都是几多时！  
 邓攸无子寻知命，潘岳悼亡犹费词。  
 同穴窅冥何所望？他生缘会更难期！  
 惟将终夜长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眉。

——元稹《遣悲怀》其三

逝去的生命如此短暂，而活着人生又能长久到哪里去呢？  
 那无情的离去，也许是宿命的安排不可违抗。而来生的相  
 逢又何其渺茫啊，还是今生默默怀念你的点点滴滴吧。执  
 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那是怎样的奢侈呵。就像贺铸的“空  
 床卧听南窗雨，谁复挑灯夜补衣”，遗憾才是更寻常的人  
 生。

更有那生离死别是彻底的心灰意冷，唯求另一世界的  
 重逢。生死相随，既是最大的离别，亦是最后的重逢，而  
 且永不分离。《诗经·唐风·葛生》里那茕茕孑立的妇人，  
 早已不堪其痛，唯求百岁之后，与夫同归：

葛生蒙楚，蔕蔓于野。予美亡此，谁与独处！







葛生蒙棘，藜蔓于域。予美亡此，谁与独息！

角枕粲兮，锦衾烂兮。予美亡此，谁与独旦！

夏之日，冬之夜。百岁之后，归于其居！

冬之夜，夏之日。百岁之后，归于其室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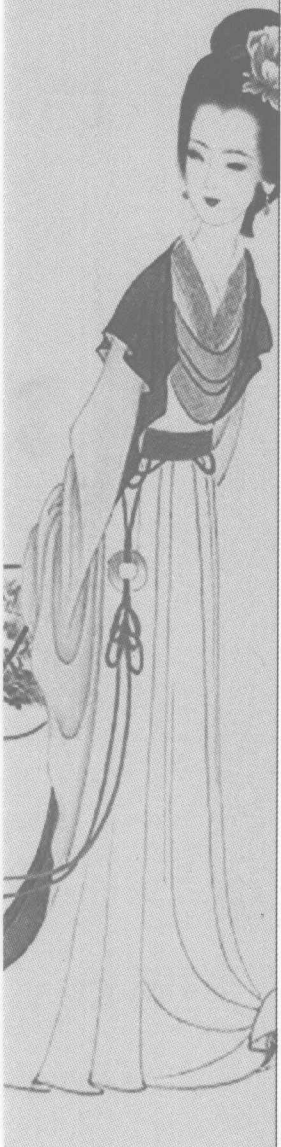
而南朝《华山畿》里的痴情女子，那爱殉也同样决决：

华山畿，君既为侬死，独生为谁施。欢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侬开。

活着的生命若只眷恋死去的爱人，爱的新生则在同归。纳兰词“唱罢秋坟愁未歇，春丛认取双栖蝶”，亦在梁祝的化蝶里有着同样的幻慰。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？直教人生死相许。于是想起那传奇的生死爱恋《牡丹亭》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汤显祖的“至情”，不仅是昆曲的传奇，更是爱的传奇。杜丽娘的生死死，原不过一个情字牵系。如果你不曾爱过，千万别问爱是什么，问了你也不会明了；如果你曾爱过，也千万别提爱是什么，一提就心碎满地。

古往今来的历史，怎一个情字了得！那初见的欢喜，那离别的惆怅，那不可凑泊的迷茫，那生死相隔的遗恨，以及那生生世世的爱恋，终不过凄凄惨惨戚戚的伤心罢了。而只有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深浅聚散，万取一收，哀而不伤，愁而不颓，静穆得足以安顿所有时空里破碎的心。且看那月亮在江海上再次升起，展开宇宙般辽阔的视野：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”在空间横亘的同时，时间也展开它的浩渺：

题却城南庄  
 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  
 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

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  
 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

是何人在相思里初见了那皎洁的月亮？而月亮又何时初见了人间最早的相思。那月亮自是永久的皎洁，就像那相思永远的痴迷一般。时光总能抚平人们锥心的痛，于是一己的相思，便又是无数人的相思了：“谁家今夜扁舟子，何处相思明月楼？”而那每一处相思，再不见张九龄的“情人怨遥夜”，而只有“愿逐月华流照君”的默默怀想。

爱情，原来如宇宙般伟大。

于是，那数不清的爱恨离别：一生一世也罢，生生世世也罢，都不过是沧海一粟了。而《长干行》的萍水相逢，在宇宙的苍茫里，也还是那原初的沧海一粟。再长久的相逢和离别，在宇宙的浩渺里，都不过是瞬间的离散。但人类爱情的整体，却在点点滴滴、分分秒秒地，充盈着那浩渺的宇宙。

爱情，既不比我们期待的更长久，也不比我们遗憾的更短暂。

那无穷的爱情，布满宇宙的星空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那无穷的宇宙，布满爱情的海洋。



始终觉得，一场相逢，如何爱、如何收稍，与际遇的关系并没有世人想象的紧密，倒是当事者的性情喜好决定了终局的十之八九。甫一登场，便埋伏下此后一切的关目收煞。人人都是自己的傀儡，沿着多半不圆满的结局唱念下去——恰合了一句诗，“莫怨东风当自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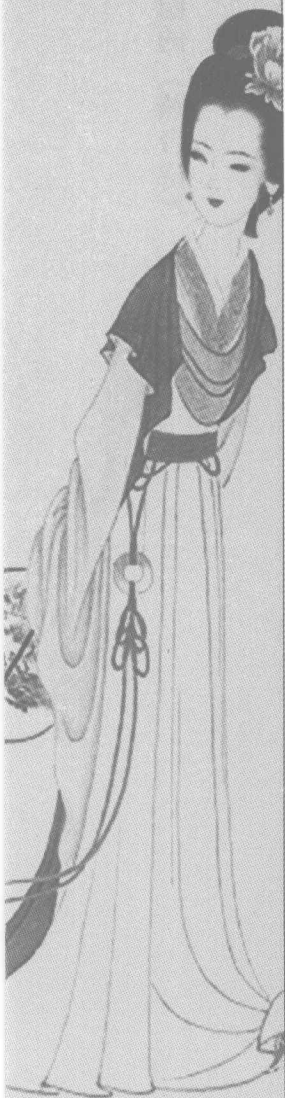
### 春

风光冉冉东西陌，几日娇魂寻不得。  
蜜房羽客类芳心，冶叶倡条遍相识。  
暖蔼辉迟桃树西，高鬟立共桃鬟齐。  
雄龙雌凤杳何许？絮乱丝繁天亦迷。  
醉起微阳若初曙，映帘梦断闻残语。  
愁将铁网罟珊瑚，海阔天宽迷处所。  
衣带无情有宽窄，春烟自碧秋霜白。  
研丹擘石天不知，愿得天牢锁冤魄。  
夹罗委篋单绡起，香肌冷衬琤琤佩。  
今日东风自不胜，化作幽光入西海。

### 夏

前阁雨帘愁不卷，后堂芳树阴阴见。  
石城景物类黄泉，夜半行郎空柘弹。

题却城南庄  
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  
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

绡扇唤风阖闾天，轻帟翠幕波洄旋。  
蜀魂寂寞有伴未？几夜瘴花开木棉。  
桂官流影光难取，嫣薰兰破轻轻语。  
直教银汉堕怀中，未遣星妃镇来去。  
浊水清波何异源，济河水清黄河浑。  
安得薄雾起绡裙，手接云辔呼太君。

月浪衡天天宇湿，凉蟾落尽疏星入。  
云屏不动掩孤颯，西楼一夜风筝急。  
欲织相思花寄远，终日相思却相怨。  
但闻北斗声回环，不见长河水清浅。  
金鱼锁断红桂春，古时尘满鸳鸯茵。  
堪悲小苑作长道，玉树未怜亡国人。  
瑶琴愔愔藏楚弄，越罗冷薄金泥重。  
帘钩鹦鹉夜惊霜，唤起南云绕云梦。  
瑯瑯丁丁联尺素，内记湘川相识处。  
歌唇一世衔雨看，可惜馨香手中故。

天东日出天西下，雌凤孤飞女龙寡。  
青溪白石不相望，堂上远甚苍梧野。  
冻壁霜华交隐起，芳根中断香心死。  
浪乘画舸忆蟾蜍，月娥未必婵娟子。  
楚管蛮弦愁一概，空城罢舞腰支在。  
当时欢向掌中销，桃叶桃根双姊妹。  
破鬟倭堕凌朝寒，白玉燕钗黄金蝉。

冬  
天东日出天西下，雌凤孤飞女龙寡。  
青溪白石不相望，堂上远甚苍梧野。  
冻壁霜华交隐起，芳根中断香心死。  
浪乘画舸忆蟾蜍，月娥未必婵娟子。  
楚管蛮弦愁一概，空城罢舞腰支在。  
当时欢向掌中销，桃叶桃根双姊妹。  
破鬟倭堕凌朝寒，白玉燕钗黄金蝉。